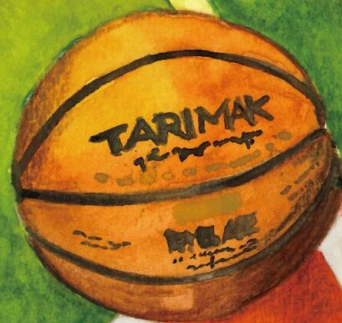


秋昐著

都等

等一生

男人的心裏面有很多間房子，
每間房子都可以住着不同的人，
再有新的人進來，
房子的數目還可以增加；



目錄

- | | |
|---------------------|-----|
| (一) 遺憾比受傷更加可怕。 | 4 |
| (二) 真正喜歡一個人，不需要理由。 | 39 |
| (三) 有戀愛就談，不用想太多。 | 86 |
| (四) 可是世間有愛情，就免不了傷痛。 | 135 |
| (五) 缺了誰都不可以。 | 197 |



(二) 遺憾比受傷更加可怕。

有些人到五十歲仍然在戀愛，這是他們熱愛生命的方式。

胡靖音一直都知道自己對一切均缺乏熱情，她多希望能憑藉戀愛讓生命的灰燼重燃；但縱使再希望，不知道是心動原來就難，還是心動本該有個限額，能夠碰到讓她即使只是單方面有戀愛感覺的人，竟然艱難如此。

原來那些活到五十歲仍然在戀愛的人，需要的不只是熱情，還有運氣。

她剛剛過了五十歲的一半——每個人對「剛剛」的定義都不同，反正胡靖音已經二十七歲；有些同齡的人已經當爸媽了。她當時並不知道，她將來孩子的爸爸，在她這個年紀，已經有兒有女。

「胡姑娘。」

擴音器傳來櫃台工友的聲音，胡靖音在喉嚨發了聲微響作回應。

這份會議記錄很趕急，她將整段文字都打好，才緩緩往櫃台走去。第一次相遇，是他渴望她出現的，她一直都將這點無聊的虛榮放在心上。

剛開學才沒多久，學生們找她，不是拿申請學生優惠的表格，就是借用校園的設施。表格其實都分好類放在櫃台前木架了，這些比她年輕六七歲的小傢伙，眼睛都彷彿容不下那一疊疊不同顏色的紙張。

「都放在那邊了……」胡靖音幾乎要像平常一樣，待查詢人發完音就打發他走。但這一次，這一個人，她後來花一輩子，都打發不走。

「我想借用地下的活動室。」

這個男生站在距離櫃台四五步的位置，站姿很隨意。即使是渴望，他的渴望也是從容的。胡靖音的嘴角很想向上揚；她努力壓抑住，不知道他有沒有看到。

「過來填資料。」胡靖音垂下頭，視線專注停留在申請表格上，惟有這樣她才能好好把工作完成。



他邁步向她走近，把筆袋擲在櫃台上時，散發出一種獨特的氣息。

胡靖音聽說過，人類碰上喜歡的人，就會愛上他的氣味。她好想借別人的鼻子一用，看到底是他特別迷人，還是只有她就連嗅覺也註定被他吸引。

「這樣可以了？」

他其實已經給她充足的時間去感受他的氣息，只是不管時間多長，突如其來的話還是會把太沉醉的人嚇倒。

胡靖音把手放在人中，一來強裝鎮定，二來即使再忍不住笑，也可以遮掩一下。

但再周詳，也騙不了自己，她實在無法仔細核對資料。她的心太亂了，看到橫線上都寫了文字，她點了點昏脹的頭顱。

「謝了。」被他抓起的那個湖水藍色筆袋，要不是像這樣有點殘舊，就好像配不起主人的隨意。

待他的氣息隨風消散後，胡靖音深深地眨了一下眼睛，在視線仍然清明那瞬間，她看向姓名那一欄。

「鄭柏奕。」

記在行事曆上的事，都不是最重要的事；最重要的，往往不需要特別記下，都會記得。

胡靖音一直都記得，那張借用活動室的申請表格上，他歪斜地填寫的日期。日曆上的數字一步一步走近這個日子，終於來到這一天。

胡靖音的工作在處理好借用申請後便完結，她其實不需要前往借用場地，她也從來沒有。這一次是第一次。

她假裝來打點，但實在不知道可以如何假裝；場地借給了團體，就有團體負責人打點，而這個負責人，就會忙得連有個閒人來了都察覺不到。

但或許這樣也不錯。胡靖音選了個幽暗的角落，用眼球捕捉他的剪影。他真的長得很好看，眉目之間有未被歲月磨蝕的稜角，配襯那種因自信散發出來的從容，在這個年輕的軀體產生不妥協的共鳴。

剛才臨行前她再看了那張申請表格一眼，他在活動目的一欄填了「籃球隊會員招募」這七個字。胡靖音有想過如果沒有看過這幾個字，單憑這副軀體，她能否猜到他是籃球隊隊員。

這個小伙子無論如何稱得上體形矯健，但也許還太年輕了，結實的線條下肌肉還是很隱約，他的肩也還可以長得更寬一點。

他也在申請表格上填了申請人的出生年分，胡靖音在心裏算了算，他比她小七歲。



「他真的不像只有二十歲。」後來，他也說過她看起來不像實際年齡。但不管是她還是他，不管再說幾次，她知道事實不會改變。

再多看了幾眼，胡靖音便悄悄離開活動室，那個她根本沒有身分涉足的地方。

「妳為甚麼覺得失落？」踏着往辦公室的路，她發現腳步比往常沉重。「妳不是真的喜歡上他吧？」

胡靖音在人來人往的通道停下來，剛才那段沒有人聽到的自言自語太驚人了。不，是太可笑了。她在人潮之中笑出聲音，還利用空氣流經齒縫發出的微響罵了自己一句：「神經病！」即使再花癡，她已經是個二十七歲的成年人了。她容許自己喜歡看長得帥的男生，但說到喜歡這個比她年輕七歲的孩子，真的是太扯了！要是真的話，她可能會被捕。

「我已經是個成年人。」在鄒柏奕這樣跟胡靖音說之前，甚至是之後，她都一直有意無意地把他當小孩看。惟有這樣，她才可以迫使自己的心平靜下來。

胡靖音回到辦公室的時候，剛好又有一群不長眼睛的小傢伙來索取表格，她沒好氣地自木架抽出被需求的顏色紙，差點要貼着桌面推過去。

然而，她穩穩地拿住表格，雙手遞向其中一名查詢人。「你們需要的表格在這兒，如填寫資料時有任何問題，請隨時來找我們。」

當值工友禁不住狐疑地看了胡靖音一眼，又好像自覺不禮貌，目光瞬即移開。

小傢伙結隊離開後，站在後方等待着的鄒柏奕再一次向她走近，她發現自己的心跳比之前一次更加快。都怪剛才那個莫名其妙的念頭！

「需要幫忙嗎？」不要說工友，連她都不習慣自己的殷勤。

他將一條前臂攔在櫃台上，彷彿跟前人相識已久。胡靖音悄悄吸了一口氣，想固定身體，對抗要後退的自然反應，卻深深地把他的氣息引進體內。

「我想用音響。」鄒柏奕說話的時候會看進對方的眼睛，這是自信滿滿的人才做得到事。


胡靖音再努力，都只能看着他的鼻尖。「你之前沒有申請？」

他聳聳肩，抿着唇搖了搖頭。

「要是這樣的話，我們沒辦法安排。」胡靖音應該這樣說的，她並沒有被賦予臨時安排設備的職權。

「可以幫個忙嗎？」他向她湊近。她相信他不是故意的，他大概太習慣向追隨者放電。

胡靖音將眼珠子滾向眼角，在熟知她工作態度的工友面前，轉變似乎不能太明顯。



「你……」胡靖音在努力想辦法——協助他的辦法，還有解釋自己的異常的辦法。「不能沒有音響嗎？」

「不能。」鄒柏奕對她笑了笑，像個撒野撒得高明的孩子。

「那……我幫你問一下。」

「謝了。」

胡靖音返回座位，查閱了借用音響的記錄，這時段的確可以即場借用。她跟鄰座的經理解釋了幾句，也美言了幾句，臨時申請便獲批准。

雖然不是很艱難的事，但她從來沒有為其他學生做過類似的事。

她拿着音響使用批准信走回櫃台，鄒柏奕在翻閱那些沒人看得見的表格。

「你將信交給保安員，他們會給你們安排。」胡靖音想到這封信現在仍在她手中的信，不用過多久便會被鄒柏奕觸碰，突然又心跳。

「謝謝。」鄒柏奕接過信，看了一眼便又看進她的眼睛。「遲陣子報答妳。」

大學校園裏偶爾會碰到急着換上長袖衣物的花樣少年，夏天像是快要走到盡頭了。胡靖

音不知道多久沒有見過鄒柏奕，反正實際的日子比她所期望的要長得多。她有時候會想，或許他們的緣分只夠那兩次交流，他們以後或許會擦肩而過，或許連再見的機會都沒有了。

如果他們真的在那時就不再見面，她的人生，大概會順遂一點，卻毫無價值。

「胡姑娘。」她現在走在校園的路上會被叫住。

她回頭看，是三個小傢伙；她已經記不起甚麼時候見過。「你們好嗎？」

「才不好！又要連續上三小時的課……」

雖然她心裏明白再見的機會不大，但誰都不知道下一次會是甚麼時候；所以，胡靖音開始對每一個人禮貌周周，這樣當鄒柏奕又再出現時，他會看到她的好。

於是，「胡姑娘」開始成為熱心助人和親切友善的代名詞，她開始受到學生們，最起碼曾經來過辦公室取表格或是借用設施的學生們歡迎。

也許，即使甚麼都不會發生，鄒柏奕對她也帶來了這一點正面影響。

「你們要加油啊。」胡靖音有點羨慕這幾個年輕人，如果她今天像他們一樣年輕，她就不用怨恨自己出生得太早。

胡靖音的外表比實際年齡年輕幾歲，初進大學校園工作的時候，偶爾也會被誤以為是學



生。現在可能是比較多人認得她吧——她不想承認是因為扣掉那幾歲都不再年輕——這個誤會已經沒有再發生了。

「胡小姐，今天沒有外出嗎？」飯堂的收銀員已經為胡靖音點了兩三年餐，她幾乎每天都這樣問，其實胡靖音差不多每天都在飯堂用餐。

「沒有。」胡靖音試着給她一個微笑，眼睛卻一直聚焦在她身後의 餐牌。

「兩份烤雞腿飯配冰檸檬紅茶。」站在胡靖音後方的男生繞過她右邊的身體，把錢交給收銀員。

胡靖音被這突如其來的舉動嚇得向左邊移了半步，看向這個急着吃兩份餐的男生時禁不住眉頭深鎖；她很快便後悔了。

苦心經營的友善形象，相遇時卻徹底敗給這個厭惡的表情。

「你們是……一起的嗎？」收銀員不敢接這個貌似插隊的男生的錢。

「是。」他回應得爽快。「我們是在一起的。」

胡靖音感到臉頰一陣滾燙，她聽在耳裏的意思跟他的原意有點不一樣。

一直到找贖好了、單據列印好了，胡靖音還未回過神來，鄒柏奕用手背輕推了她手臂一下，着她跟他一同到取餐處。

「不是說要報答妳嗎？」他在她臉頰前揚了揚單據，示意要用這一頓來表達謝意。

「不，不可以的。」胡靖音記得他說過要報答她，但她沒有期望他付諸行動；說實在如果因而獲取利益，她可能會惹禍上身。「這樣會害我把工作弄丟。」

鄒柏奕調皮地蹙着一道眉，嘴角帶笑一副沒甚麼大不了的模樣。「當朋友請妳吃飯，也不行嗎？」

「但我們不是。」胡靖音雖然比他大幾歲，在他的從容面前卻笨拙得像個傻瓜。

「今後就是了。」鄒柏奕把盛了一碟烤雞腿飯和一杯冰檸檬紅茶的托盤送到胡靖音的雙掌，然後俐落地轉身拿起後面那一份一模一樣的餐飲。

從點餐到取餐，胡靖音都沒有選擇甚至表態的機會。她多希望他為她選的，是浪漫一點的餐飲；他不知道，不管這一天他選了甚麼，她今後都會熱愛。

胡靖音沒辦法不接受被宴請的這一頓；但這一頓，卻不能跟這名「朋友」一起享用。

他向她揚了一道眉，然後便帶着托盤走遠，彷彿她早該知道他只會付錢，卻不能相伴。

胡靖音腿都軟了，由洗手間回到座位的路，好像萬里長征。



「你能過來扶我一下嗎？」原本已經上吐下瀉至虛弱無比，再加上剛才那段劇烈的走動，胡靖音連埋怨都氣若游絲。

「妳活該的呀！早就警告過妳了，冰飲料是我們這個年紀喝的嗎？」苗若之兩眼一直看着電腦屏幕，並沒有關注患病同事的意思。

「妳的話真的好狠……」胡靖音伏在桌上，用蜷曲身體的壓力抑制胃部的翻騰。

是的，苗若之早就警告過她，這個年紀天天喝冰飲料，腸胃受得了婦女病都會出來。她卻以為自己看起來比她年輕幾歲，就真的可以像年輕人般任性。

「再狠又怎樣？勸得動妳嗎？」

如果可以不再吐和瀉，她願意一切都聽從她的。

也許老天爺知道她只是情急之下胡亂許諾，要懲罰她執迷不悟再加上說謊，她的胃更加痛了。

「我可以做的，只是讓妳放病假。」

胡靖音知道苗若之嘴硬，她這樣說已經是十分關愛的表現。

「不能送我去車站嗎？」她撒嬌。

苗若之將辦公桌上的一疊文件堆向胡靖音，翻了翻白眼。「妳的工夫誰來做？」

胡靖音感激她主動幫她完成工作，也知道不能要求她做世俗眼光裏的體貼行為。她板直身體，從抽屜拿出包包，獨個兒離開辦公室。

剛才那段已經是萬里長征的話，走出校門這一段路就要以光年來算。胡靖音一直用右手扶着牆，雙腳腳底彷彿沒有離開過地面，從鞋底傳來與地面摩擦的抖動，傳遍整個身體，她感到自己渾身發顫。

「妳怎麼這樣？」

也許她應該走另一條路，一條沒有她在乎的人的路，一條她再糟糕都不會被發現的路。

「妳……」

「我沒事。」胡靖音想要轉身逃去，但她竟然向牆壁那邊轉。

鄒柏奕用手區隔牆壁和她蒼白的臉，她額頭擦過他掌心那一秒，冰冷的汗水偷偷溜了過去。

「先過去坐一坐吧。」鄒柏奕沾濕了的掌心安定了胡靖音手臂的顫動，卻換來心臟更劇烈的震盪。

「不用了，我真的沒事。」也許當鄒柏奕要作一個決定，沒有誰能左右他。這句話說完不到三秒，胡靖音就在路人匆匆過的走道旁的長椅上坐着。



「生病嗎？」

「不是。」胡靖音急着否認，她怎麼好意思承認自己因為想跟他更接近而每天喝冰檸檬紅茶，更不能承認這個年紀的腸胃受不了年輕人的玩意。

鄒柏奕用眼球和嘴角發了一個無聲的音波，如果要在天下間找一個詞來形容，應該是「恍然大悟」。

「妳先坐着，等我一下。」

胡靖音來不及，也無力叫住他。然而，看着他跑着遠去的背影，雖然不知道他要去做甚麼，胡靖音有點高興他為自己奔波。

她有點累、有點眩，也有點痛，她覺得自己其實不用在這兒等，她甚至想到如果他回不來，苗若之下班時看見她還坐在這裏，她到底要如何解釋。

她是打算站起來離去的，只怪那雙瀉到軟的腿……

「來，喝一口。」鄒柏奕終於回來了，他沒頭沒尾地將一杯溫熱的液體塞進她手裏，再托着杯子的底部，把杯口向她嘴裏送。

是蜂蜜。

很甜。

「我女朋友那個來的時候，都靠這個。」

他拋下這一句，還有那杯酸徹心扉的蜂蜜，便又回到那個不應有她的世界。

胡靖音記得年輕的時候，那個來也不會痛。她記不起從哪個年紀開始痛，不知道是否早在鄒柏奕女朋友現在這個年紀開始。

她這次生理期真的好痛，下腹的抽搐可以在最厲害那一點持續大半天都不放鬆。這種男生體會不到的痛楚，他女朋友到底是如何讓他明白的？

「妳知道為甚麼這一次這麼痛嗎？」苗若之這個問題明顯不需要她回答。「因為妳之前天天喝冰飲料。」

胡靖音知道她的話沒錯，但說的時間不對；她不想面對自己的愚笨，於是忍痛站起來，還未邁步已感到下方一陣洶湧。

「去哪？」

她隔着衣服和皮膚，用手掌的溫度和暖子宮。「逃避妳。」

出走的路線好像跟上次一樣，她依然用手扶着牆、腳底不離地般走着，這一切都讓她想起那杯溫熱的蜂蜜，還有那個帶來蜂蜜的人。



這一次，當她真的那個來時，沒有人為她奔走，只有一雙腿把她帶到飯堂那一排收銀機前。

「胡小姐，這麼晚才吃午餐？」收銀員平靜地表達她的詫異。

午餐是她替她下單的，但人偶爾善忘一點也許更好，胡靖音有點羨慕她。

「我想要一杯蜂蜜，溫的。」

鄒柏奕的女朋友沒有騙他，喝這個那個痛真的會減輕一點。如果第一次他就為她選這款飲料，也許她便不用受這種苦。

「幹嘛這麼養生？」苗若之看見她拿着一杯熱飲料回來，忍不住諷刺。「怎麼了，嚇怕了嗎？」

「是。」胡靖音又呷了一口蜂蜜。「嚇怕了。」

冰檸檬紅茶喝下去那種快感的確很迷人，但快來快去的衝擊大概持續不了多久。這不是它的錯，只怪相逢太晚，她的身體已經無法負荷。

經痛的教訓之後，胡靖音對鄒柏奕的熱情好像平靜了下來。她曾經非常慶幸，覺得自己的戀童癖開始逐漸康復。

她以為自己的心已經靜止了許久，但後來算了算，當心又復跳動時，下一次經期還未到；沒有他的日子，一個月原來可以這麼長。

時間對每一個人都是公平的，胡靖音覺得漫長的日子，在鄒柏奕的臉上也反映了出來。這次是胡靖音第五次見他，也許是天色的關係，她無法在他的臉容上，找回往常的光采。這副憔悴的面容，不應該在二十歲的男生身上出現，尤其是像他這樣優秀的男生。

昨夜突然下了一場豪雨，遲鈍的人類總要在問題發生後才懂找方法應對，到人人手執一把傘的時候，澄明的天空彷彿能看到老天爺對凡夫俗子的嘲笑。

胡靖音不想帶着雨傘走室內的路，傘尖每一下觸地發出的聲響在封閉的空間環迴，很吵耳。她離開辦公室後，沿着山邊的小徑走，這條路也可以通往校門。

日照愈來愈短，這個時候已經看不見太陽。雖然天色清朗，在沒有街燈的地方，肉眼還是很難辨別前路的方向。

要知道該往哪個方向走，靠的終究是一顆心。

在開揚的空間聲音應該很快傳開，地面那一聲聲有節奏的叫喊，應該並非出自她的雨傘。不知道是好奇心還是命運的引領，一雙腳不自覺地沿着聲音走，直至停在籃球場的鐵欄柵前。



場邊的白燈比昏黃的街燈更亮，照在鄒柏奕的臉上卻反射不出光芒；如斯落寞的神色卻竟然更吸引胡靖音的目光。

昨夜的豪雨在籃球架下方仍留了一點痕跡，鄒柏奕每投一球，就有幾滴雨水滴下來，沾濕他無表情的臉。

往常矯健的身體今天好像很疲累，舉起籃球的時候還是看得到肌肉線條，但就像他之後看到胡靖音時擠出的笑容一樣，很勉強。

今天的他看起來老了幾歲，好像跟她更匹配了；然而那雙受傷了的眼睛，卻像個孩子一樣，呼喚着這個成年人走近。

胡靖音想叫他不要笑，這樣的笑臉看得人更心酸。沒有人接住的籃球在兩個人中間跳着，幅度愈來愈小，最後停在胡靖音的腳邊。

「今天有下雨嗎？」鄒柏奕努力打起精神，希望這句裝風趣的話能掩蓋異常的低落。

胡靖音下意識將雨傘往身後收。「昨天雨下得很大。」

鄒柏奕記得，他不是很想記得，於是只點了點頭，便走向她腳邊的圓球，拾起再往硬地擲。

「你……有事嗎？」胡靖音相信，面對這樣一個落魄的靈魂，任何人都會靠近；她並不是借意要走進他的禁區。

他看着在硬地、鐵欄柵和籃球架之間亂撞的圓球，彷彿被催眠，防線突然鬆懈。

「妳有沒有談不到的戀愛？」

這個問題讓塵封在內心一隅的一張臉再度浮現，胡靖音也不是很想記得，於是挪開視線，看到地上他那長長的身影。

「像你這麼優秀的男生，也有談不到的戀愛？」

「妳覺得我優秀？」他徐徐看向她，眼神裏閃着的不是被稱讚的驕傲，而是有誰共鳴的孤寂。

小孩這夜有股迷人的憔悴，胡靖音真的好想愛。「我覺得是。」

鄒柏奕苦笑了一下，真的好苦，胡靖音從來不知道被讚美都能這麼苦。

「曾經有好多年，我不知道為何要努力，也不知道如何去努力，反正依仗小聰明也活得好端端的。我一直相信只要我肯做，我一定會做得好，我卻一直不願意……」

「是誰讓你改變嗎？」

「如果沒有認識她，我大概進不了這道大學校門……」

胡靖音不敢回應，她不想喚醒他，醒來了她就無緣窺探他的心。



不知道站了多久，直到不敢改變姿勢的雙腿開始發麻，胡靖音才從他零零碎碎的供詞間，拼湊出昨夜那個故事——他昨晚原本打算回家，但雨下得太大了，於是留在宿舍；然後，夜裏，他在那個應該只有男生的地方，碰到那個四年前他喜歡的女生。她大概是跟他其中一名宿友一起了。

「你……仍然喜歡她？」

不知道有沒有聽到這個問題，鄒柏奕呆呆佇立在原地，好一陣子，然後又給世界留一抹苦笑；比剛才更苦。

「遺憾比受傷更加可怕，為甚麼戀愛可以談的時候卻不談？」他抓起靜靜躺在一旁，以為自己已被遺忘的籃球，發了瘋似的投射，像程式出了錯的機器人，想停也停不下來。

原來只要回望過去，每個人都歷盡滄桑；即使只有二十歲，也會回頭已是百年身。

胡靖音總算明白，男人，最起碼有些男人，可以永遠給別人留一個位置，卻同時愛着另一個女人，甚至是很多個女人。

她不怪男人多情，她後來甚至感謝他的多情，讓她也能在他的人生，佔一席位。

胡靖音也有一段談不到的戀愛。

那一年，她十七歲。好像已經是上輩子的事；算起來，鄒柏奕當時只有十歲。

活到現在，只有兩個人能第一眼就讓她心動；一個是鄒柏奕，另一個，就是十年前的紀文楓。

也許旁人會覺得她膚淺，畢竟只看一眼，不是以貌取人是甚麼？胡靖音卻很清楚，他們是好看，但這世上也有很多好看的男人，他們都沒有給她這樣的感覺。

那種她很相信，或者是非常渴望，終歸會跟他們在一起的感覺；即使她早就知道，過程並不容易。

胡靖音還在念高中的時候，有一天，隔壁房子突然換了住客。後來聽說，原本住在這兒的老夫婦要到女兒家住，為了好好管住那個被懷疑偷腥的女婿。

胡靖音曾經覺得這個理由很可笑；然後在很久之後，她覺得很可悲。

第一眼看見紀文楓，胡靖音並不知道他已經有妻子，還有個在念小學的兒子。也許她是猜到的，在小女生眼中，三十五歲的男人似乎都應該成了家。

但她記不起了，都已經這麼久了。

反正即使已經確認他妻兒的存在，她還是沒有制止自己愈陷愈深。



當然，墮落也要對方的允許。也許她應該感恩自己的平庸，甚至差勁，如果她優秀一點，她可能在成年以前已經走歪。

也許鄭柏奕說得對，遺憾比受傷可怕；但遺憾只屬那個不讓戀情開始的人。對於那個不被允許的人，遺憾根本不存在；她只配受傷害。

那個昨夜抱住遺憾的人，就這樣讓她記起那個讓她受傷的人。然而，夢醒了，唏噓的似乎只剩她一人。

「你還好嗎？」

眼前這個年輕俊俏、聰明矯健的男生，又回復他應有的光采。「我怎麼了嗎？」

他忘了，也許昨夜他真的被催眠了。如果能抽掉記憶的一塊，她但願他缺失的，是那個豪雨夜的重逢；她希望他活得無憾。

胡靖音搖了搖頭，沒怎麼就好了。「慢慢吃。」

「一起吃好嗎？」

她以為以後每一次都會像之前那一次，他有他的圈子，她有她的孤獨。

「妳沒有約人吧？」

胡靖音沒有。她跟苗若之的午膳時間不一樣，所以她幾乎每天都自己用餐。

鄭柏奕拉開身旁的椅子，讓胡靖音鑽進去。

她看向他前方的托盤。十月底，艷陽已經收拾行裝去度假，他還在喝冰飲料。

「你不怕冷嗎？」

他吮了一口，兩排牙齒咬住飲管答道：「我不覺得冷。」

這是二十歲跟二十七歲的分別。

「女生就不要喝太多冰了。」他放下杯子的時候這樣說。

對，他女朋友有經痛，女生基本的養生知識他知道。

「好像很少見你跟女朋友一起。」

胡靖音之前一直不想提起這個禁忌，她相信他選的一定很優秀，她不想自己相形見绌。但是，昨夜之後，她想看看一個心裏有別的女子的男人，是如何跟另一半相處的。

「她不在這間學校念書。」他淡然地答道，絕對沒有胡靖音的心計。

「中學同學？」

他側了側頭，角度介乎點頭與搖頭之間。



胡靖音記得學生時代最討厭十一月，整個月沒有一天公眾假期，而且在中小學漫長的學期裏，十一月還沒有走到中段；她沒有念過大學，如果不是找到這份工作，可能不會知道原來在大學裏，十一月已經差不多是學期的尾聲。

鄒柏奕的大學課程快完成一半了。在大學校園相遇雖然渺茫，卻總算有機會；他畢業後，胡靖音想要再見他，或許就要等到這個月份，他回來拍畢業照的時候了。

那個時候，她已經二十九歲。

「妳真的不去嗎？」下班前，苗若之再一次確認。

胡靖音看着刻意打扮過、現在還在對妝容作最後檢視的苗若之，發現原來會去相親的人，都需要自信。她沒有想過要相親，不是因為不需要，是因為不敢；她不希望知道自己讓人失望，更加不想自己被人嫌棄。

「真的要這麼早就去？」她指的不是「幾點鐘」這個時間，是「幾多歲」這個時間。

苗若之放下鏡子，視線剛好對上她的。「現在二十七歲還可以選，再晚一點就只剩人家選妳。」

胡靖音覺得這樣的思想太恐怖了；真實得太恐怖。

「當然了，我也只是陪朋友去。」苗若之將鏡子放回那個小小的手提包裹。「就當多交幾個朋友吧。」

這方面胡靖音的確需要，她沒幾個朋友。

「不去？」

胡靖音看看自己一身樸素的打扮，配上原本已經不吸引的臉，她搖了搖頭。

苗若之輕輕嘆了口氣，拿起手提包就走了。

胡靖音在辦公室多留了一會，她怕沿路碰上苗若之，更怕自己終於被她殘酷的話說服，然後在花枝招展間發現自己不可愛。

逃避了一陣子，抵家的時間比平常晚了一點，家裏也比平常多了一個人。

「你回來了？」胡靖音有個弟弟，跟鄒柏奕同年，都在念大學二年級，平常住在宿舍，她不知道他今天回來。

胡彥俊剛從冰箱拿了飲料，在最冰凍的時候喝下去，邊喝邊發了個音波回應。

「你不怕冷嗎？」

他讓身體的悶氣隨着二氧化碳排出。「我不覺得冷。」



原來二十歲的男生都沒有感冷神經。

胡靖音的房間跟隔壁房子只相隔一道牆，她把那個熱血男生丟在客廳，逕自走回房間沒多久，便聽到隔壁傳來聲音。

這個景象已經差不多十年沒有出現。

她走出去。「為甚麼隔壁有聲音？」

她知道他應該不比她知得多，但她需要一個解釋，不管誰給的都可以。

剛回家的胡彥俊果然沒頭緒，他瞪着眼聳肩搖頭；他已經不是那個每事問的孩童。

「好像有人要住進來。」是胡媽媽的消息。

那一年，紀文楓帶着兒子，悄悄搬走；此後，再沒有人住進來過。現在到底是誰要搬進來，將那段塵封在裏頭不堪回首的過去，徹底抹掉？

「昨晚怎樣？」胡靖音發現苗若之的嘴角整天都有不沉常的抖動。

「好得很。」她抑制會心微笑的動作也逃不過胡靖音雙眼。

如果苗若之找到合適的人，胡靖音很替她高興。

「那就好。」她知道她不會說，她於是不問。

「昨晚是遇見對的人機率最高的時候。」苗若之不知道根據甚麼下這個結論。

胡靖音笑自己明知道不可靠，仍然忍不住回想昨夜遇見過誰。

她那個對的人，又怎可能是那個跟她弟弟同齡的小男生？她不禁給自己一抹苦笑，大概不比那夜他給世界留的那一抹苦。

「胡姑娘。」擴音器又在召喚胡靖音。

沒有預期的相遇，仍然會令胡靖音劇烈心跳，只是她強裝鎮定的能力也愈來愈強。

「又要借用場地？」

鄒柏奕用下巴的抖動代替點頭。「籃球隊要慶功。」

胡靖音拿出申請表格，放在櫃台上。「比賽得勝？」

「當然。」他垂下頭填寫資料，突然又抬頭正視着她。「我們是最棒的。」

幸好他隨即又垂下頭，她不知所措的模樣他看不見。

為甚麼一個比她年輕七歲、已經有伴侶、無論如何不會是合適她的人，有能力無間斷地撥動她的心弦？



「你昨夜有遇過誰嗎？」她知道。

他在寫字的手停了下來，認真回想。「昨晚整夜留在宿舍房間，連室友都不在，誰都沒見過。」

胡靖音有點高興。

新住客的工作大概很繁忙，每晚都待胡靖音換了家居服才回來。她很想看看這個住進她禁區的人，可惜緣分還是未到。

緣分是個淘氣鬼，最愛捉弄想要把它捉緊的凡人。

即使再嘴硬，在這個淘氣鬼面前，人類還是無法不正視自己的脆弱。

胡靖音如何專注也沒辦法聽得明白苗若之的話，她只能憑動物的感應力，感受到她的傷痛。

「妳在哪？」

胡靖音迅速抓起被隨意放在椅背的衣服，上下身來自兩天的配搭；但她不管了，她沒時間再選。

她相信苗若之不會做傻事，她只是想早一點來到她身邊。

「妳還好吧？」胡靖音坐到苗若之身旁，嗅得出她一身酒氣。

苗若之把酒瓶送到嘴邊，這個動作這夜不知重複了幾多遍。

「好了，別再喝了。」胡靖音將酒瓶搶過來。

「酒是我買的，要喝我也得搶嗎？」

胡靖音知道大事不妙了。「誰要妳搶了？」

苗若之將另一瓶酒的蓋子扭開，又送一口進嘴裏。「他結婚了……」

胡靖音將手上那瓶酒放在地上，空出雙手隨時給苗若之安撫的擁抱。

「結婚了還來相親……」苗若之大概太生氣了，她兩片唇在顫動。

胡靖音又再見證一段不忠的婚姻，她不知道日後要是擁有自己的婚姻時，能如何忘掉這些事例。

把苗若之送回家後，胡靖音發現自己很少在夜深的街道上行走。原來這個住了二十多年的地方，夜裏看起來，有一份迷人的恬靜。

然而恬靜，只屬於環境，不屬於心境。



已經很晚了，不想吵着鄰居，更加不敢吵醒父母，胡靖音躡手躡腳地經過每一戶的門外，停在自己的家前面，靜靜地尋找鑰匙。

她的鑰匙還未找到，大門打開的聲音不是來自她的家；是隔壁房子的新住客，在這個不恰當的時分，把大門打開了。

恬靜的空間，瞬間泛起漩渦，然後是大海嘯。

胡靖音找不到鑰匙；她再也找不到回去的路……

胡靖音大概整夜都沒有睡，她很早就出了門，沒有其他人也會這麼早。

苗若之原本還擔心胡靖音會追問昨夜的事，她有備而來，想好對策；但她那副呆滯的面容，卻將攻守對調。

「妳怎麼了？」

胡靖音仍然呆滯，也許是太累吧，她也不知道自己為甚麼會這樣。

「還好吧？」

胡靖音不自覺地搖了搖頭；她不能說謊，她真的不好。

時間沒有沖淡她的不安，或許是時間太短，也可能是不安太濃。下班的時候，胡靖音發現自己沒有回家的勇氣。

茫茫然，她走到那個豪雨夜後的晚上，她跟鄒柏奕共處的籃球場。

感謝鄒柏奕的拍球聲，讓她知道大學校園有這一片被遺忘的土地，這兒是她往後的避風巷。

她盤着腿，選了個最舒服的姿勢，在漆上不同顏色塊的地上坐着；她打算坐很久，雖然不知道很久是多久。

原來這條路真的沒甚麼人會經過，她那夜大概是打擾了鄒柏奕的安寧。換了是她，避靜都避到這兒了，當然不想有人闖進來壞事。除非那個人她無論何時都想看見。

她認得這些腳步聲，她認得這些拍球的節奏，她認得他獨有的氣息。

她模仿他側頭的角度，將珠子向上擲，白燈照射着的軀體在發光。

「有事嗎？」他用手圈住籃球，敏捷地坐下來，二十歲的膝蓋都好健壯。

胡靖音的頭顱仍然維持同一個角度，她現在只能看到他握在手中的籃球。

它的跳動曾經擊破鄒柏奕的防線，她也好想被它催眠，聽聞催眠可以令人相信自己是個更優秀的人。



她用兩隻手掌包裹住他手中的圓球，抬起，用力擲出去。大概因為她不是球的主人，它在空中畫出的線條都不如那夜的美。

「妳還好吧？」胡靖音相信，只是人皆有惻隱之心，鄒柏奕並不是對她好奇或關注。

胡靖音提醒自己，不要再硬闖不屬於自己的情路。十年前都已經滿身傷痕，她現在根本輸不起。

「是誰讓妳遺憾了？」鄒柏奕直覺眼前人跟那夜的自己很相似。

胡靖音好像笑了一笑，連她自己都不確定世間有沒有這種笑。「我只有受傷的份兒。」

她相信籃球是鄒柏奕養的寵物，它竟然自己走回他的腳邊。

他像逗狗兒那樣按了按它的頂端，然後將它抬起，在最優美的角度向地上擲，畫出真正能夠催眠人類的線條。

「你有沒有想過，要是在十年後重遇那個沒有跟你在一起的人，你會怎樣？」

鄒柏奕沒有想過，他此刻嘗試想像；可是，「太遙遠了。」

是的，十年真的很遙遠，但這一天要到臨的話，卻不一定要預先告知。

胡靖音仍然不作聲，大概是在等待他更有深度的答案，他於是再努力一點思索。

「我大概會希望，雙方都比十年前過得更好。」這個年輕人其實覺得這是理所當然的，他還未知道有些人會在歲月的洪流裏不進則退。

「如果我不好呢？」胡靖音終於看向他，她的眼神像在向歲月求饒。

鄒柏奕被她的眼神震懾，但他沒有閃躲，他凝視着她瞳孔裏那個不安的靈魂。「那就變得更好。」

胡靖音看到他眼睛內那個女生的倒影，在對未來有無限憧憬的熱血男生面前，露出千帆過盡的疲態。「我也希望優秀一點……但難道光希望就能成真？」

「只要妳願意。」他堅定的眼神差一點就能說服她。

「我已經沒時間……」

「最起碼做個假象，騙騙自己。」他突然抓起她的手，把她從地面拉起，牽着她跑離這個避風巷，把籃球遺留在後方。

一路上，胡靖音根本甚麼都想不到，所以她沒想過，他們的目的地是大學附近的商場裏，一間賣少女服飾的店。

一個大男孩會知道這間少女服飾店，胡靖音很清楚原因。



「我知道男生喜歡女生穿甚麼。」他要幫她挑衣服，讓她稍微好看一點。

她從櫥窗看進去，這些衣服穿在二十歲的少女身上，一定很好看。「太年輕了……」她想走。

他按住她的肩。

「進去。」

他為她選了一件寬鬆的麻質白襯衣，還有一條牛仔短褲。她不知道男生會不會喜歡，但她很喜歡；她好像看見五六年前的自己。

鄒柏奕請售貨員將胡靖音脫下來的衣服包好，他選的她要即場穿走。

他跟她走到車站，陪她等公車到來。

「妳的衣服我先保管。」

「不用……」胡靖音不好意思，這些衣服她穿了一整天。

但她忘了，鄒柏奕下了決定，沒有她反對的餘地。

車來了。臨別前他拋下了一句：「希望明天能再看見妳的笑臉。」

雖然輪不到她愛，知道這個世界上多一個好男生，終究是一件美事。

空調車廂裏，一雙外露的腿有點冷，她看到原本尚算平滑的皮膚上，疙瘩逐漸浮出來。

青春即使再耀眼，配在她身上還是不協調。

她嘗試用雙掌的溫度撫平那些小硬塊，可是靜止的大腿在空調的持續洗禮下，疙瘩不僅沒有變少，甚至傳染了給前臂，胡靖音自己看到都覺得噁心。

紀文楓看到的話，會不會以為她的皮膚原本就這麼糟糕？十年前仍然吹彈得破的肌膚，他有沒有留意過？

大概沒有吧……她當時只是個女孩，制服下的肌膚哪個男人膽敢端詳？

唉，如果還在穿制服就好了，昨天奇異的裝束怎能是重逢劇情的戲服？

昨夜太晚了，她希望他沒有把她看清楚。這身青春的裝扮雖然跟她不相配，卻起碼比較討喜；這樣的重逢才值得她等上三千多天。

升降機已經將她送到她守候了十年的樓層，各戶人家都重門深鎖，走廊還是慣常般寧靜。紀文楓沒有跟她約定，他可能不在，或者不出來；她告訴自己，都不要失望。

鞋跟每一下觸地發出的聲響，在封閉的走廊迴盪着，她開始膽怯，她好希望自己能順利回到家裏，她大概永遠也未準備好面對這一次重逢。

女人的心卻只有一顆，
新的舊的都在同一個空間，
太滿了便住不進新的人，
硬要塞進去只會炸開。



ISBN 978-988-8743-25-4



9 789888 743254 >



專業出版 國際銷售

紅出版文化平台

加入我們：www.red-publish.com

ModE.

上架建議：小說

定價：港幣 88 元正 / 新台幣 350 圓正